

寶繪堂稿卷第五

華亦 許積曾鶴沙 著

序

平關記序

國家永清大定并蕩群氛昔在神武撥機指授方畧之  
輔如人善任持簡名臣以撥亂反正克戰必勝  
齊海角而登之社席若燭照而數計焉自康熙癸丑  
皇上見江南財賦重地瀕海之區游魂未靖特命提督

揚公入安江左由東省移鎮松江五年之間討軍定  
嚴圻城兵輯于郊民押于野

上諭所謂歷任巖疆兵民感戴者誠如公之深矣夫松

人也習聞公之治兵恤民自壬子不蒙 恩絲養萬

里南歸不一載而漁點變效閩粵騷然每于歲時今

節旅謁公于幕下小慷慨論兵義形于色常言開海

為舊游地熟知山川形勝雖未木南征之詔赫一乎

有挾鞍上馬滅北朝食之樂歲戊午

上加公少保提督福建全省水陸軍務受命之日登壇  
誓師三軍感奮江南之父老雖擁壺漿抱馬足遮道  
攀號而公振袂奮起輕舟就道矣先是閩之役大將  
軍康親王奉

命討征勦撫並用謀魁已獲厥後窮海逋逃復收馬以  
逞陷海澄閩泉郡城賊張甚各路用兵鮮策應于是  
乎有移帥之命公以六月出師冒夏日衝炎瘴探甲  
揮汗剋日疾馳閩與吳相距三十里被中洋甲礮兵

戰勝攻取之狀道里遠遠無由得聞也聞從郵報中  
見公甫入閩而恢復惠安矣未幾而官兵直抵泉州  
力解重圍矣未幾而攻復江東橋屯營鳳山嶺

皇上嘉公懋績加授昭武將軍矣未幾而出洋官兵大  
勝矣未幾而上西下坑深遠等處連破一十九寨矣  
未幾而恢復海澄未幾而克取金門廈門數十年荒  
服不原之地復入版章矣于是西江南土庶額手相  
告曰廢几哉公將歸而重蒞戎民乎既而曰公生平

偉望著于南海殆將以執炎脈為杆酒之長城乎  
之銅柱乎或庶中閩彌底定公乃抗章引疾乞身歸  
里

皇上以公平定地方功績懋著爰方半濕調折匪宜特  
命公班師奉凱仍以昭武將軍提督江南軍務

君恩鄭重將士欣呼江南之士遠迎道馬首親蒙衣者噫  
聞于里巷某從者走大夫之後復得望見公顏色慰  
勞之暇顧關南征始末與破敵情形公曰是役也上

荷

皇上廟謨次未

親王調度以暨恭贊同心背撫共濟余何力之有焉  
備記入關以來化霜霰冒鋒鏑滿漢一心將士戮力  
昆陽鉅鹿之戰不能盡述也檢點囊中唯存奏疏啟  
咨榜檄措稿將彙輯成編以示諸君子可乎或登或  
秋八月平關記成乃授簡于某而屬跋于後竊惟公  
之功

之次雅元音不之于學問得之于性靈若含暉堂諸  
什為可大可博也余抱病以來神思枯索日與藥裏  
作緣筆墨俱廢間或天札所觸發為吟咏未免人步  
亦步人趨亦趨不能自成一家言學士不知余之固  
陋儼然問序于余，揅較少文愧不能如皇甫之序  
三都以為學士重惟是侍御公著美于前且有納言  
總憲維美于後海內知名之士景慕風阻不啻若駕  
連珠花萼而上之余何能測其涯涘哉今學士行將

脂車奕他日歌明良慶喜起明堂辟雍之頌天祿石  
渠之文可以鼓吹休明輝煌鐘鼎又豈特吟風弄月  
紀游寫景已耶余拭目俟之



都督阮君博送行詩序

東甌天下形勝之區也阻山襟海為越巨鎮戡次已  
矣會天台副將軍員缺

天子念都督阮公昔日援廈門克澎湖為前鋒首功  
特命移鎮臨海郡總領中左右三營江南士庶知  
簡書不可措玉程不可挽北台郡兵民引領舉踵不可  
以久待也乃作歌以壯其行得詩若干首余老不能  
文然與周旋以敬書教語以志惜別因憶雲間自海

氣蕩平。以來三十六年。於茲江海宴然。系厥無恙。雖  
歷有良帥。靜鎮此邦。若其掌握中樞。表率諸將。承上  
情而達下意。討軍實而衛民生。如公駐紮六載。綢繆  
結搆。雖詩章所載。不能盡述。而與情款愛。其民悅服。  
性靈所發。措為歌謠。未泯者。亦足以徵其投縣矣。他  
日登括蒼之嶺。俯蓮花之洋。銘鐘苴土。正未有艾。峰  
脚。鄙人拭目。以俟公其起乎哉。

陳澧齊史緯序

二十一史家不能盡有；亦不能盡讀，亦不能盡  
得其用。夫不得其用，則讀與不讀，全昔人云積得一  
尺，不如行得一寸也。不積則有與無同。昔人譬之書  
緯也。晉江鹽齊先生于仕優之暇，取其書而筆削之，  
存其典要，刪其蒙雜，其損益之概，見于先生之自序。  
者不能贊一詞矣。國家之理亂，君德之盛衰，人品之  
邪正，政治之得失，禮樂之興廢，制度之沿革，朗然如

望衣之麗天而可日觀也井然如江湖之列地而可  
觀歷也人可以不盡有亦可以不盡請亦可以不盡得  
其用先生之用心于是乎至矣然名之曰緯何也者作  
既抒拙于懷而七聖請者之自為經也五經者二十  
一史之權度也而四子之書又在經之門戶也今舉  
業之弊等四子之書于芻狗未用則談之已用則棄  
之宜其經學不得其門戶也經學庸淺宜其于史學  
如無惟而欲知其輕重無度而欲知其長短也亦必

不可得矣先生之令嗣九皋君來軍敵邑一人愛之  
如慈母乃以先生之書見贈先生里人趙子嬰白其  
寓雲間質正于余、竊因先生名書之意而推其說  
如此以為靖火繇者之一照爾復亦先生之心也

金丹節要序

聊城鄧元固先生與余己丑同禱祠初筮崑山今繼  
補永豐今會余督郵江右時一晤對特知其才猷敏  
妙耳分手十年余赴京就補時先生為郎官凡六旬矣  
神采煥發鬚眉如故且聞其房中執中柳者不下二  
十人恆而問之荅曰自永豐別後隨得痼疾所存惟  
一息耳適遇一道人曰子日中神火盡失殆不起矣  
或擇除一切苗神內親履足挽回造化于時再拜受

教力疾行之初猶苦于危坐久之漸見端倪一年復  
宿疾頓除精神煥發至今無疾痛疴瘵身無疾病然  
後可求長生翌日余黎明盥沐甫衣冠其段修慤勤  
懇請以祈吐露先生乃言曰夫所謂清淨者亦却病  
延年之術但少年行之積久可以入道中年以後精  
氣既衰復不能謝絕世緣所以馬閑閑枯坐此謂肯  
修瞎練百無一成也神仙住世自有金丹妙旨傳授  
有自乃出枕中書二冊授余曰仙批道妙盡在于斯

子姑照膠二冊一字句訛吾將口授真訣余抄錄其  
書五日始竟披覽挾槩乃大疑曰此彼家也何謂大  
道未及傳授口訣隨拜滇南蕪訪之命鶴聲茅店復  
：戒途矣雜置之囊篋中未暇參究也迨余告養歸  
里博涉丹書一切三元之學僅窺捫指未得要領後  
遇程御史梓園程進士深圃兩公之言與先生之書  
若合左券己巳秋復遇龍門張榆陽先生己亥秋再  
晤淮北楊得陽先生始喟然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



不知春秋夏虫語冰海南吠靈少所見則多所恆昔  
余胸中眼中但知有清淨而不知有所謂金丹者明  
師在前當面錯過誠可惜矣今先生年垂大耋猶建  
節閩疆聞其談轉矍鑠不減少壯余年踰六十而重  
聽徒忘老態漸見安得再遇先生負牆問道雖為之  
執鞭所欣慕焉

陳標歲時序

蓋親于射而有會于作詩之道也吾少時親射于御  
長而親射于園絕入中樞侍

惟惟則親射于朝殿後耕獵于豫章從軍于西蜀歷沅  
湘度羅施而至于滇海則親射于戰陣凡二十五年  
之間每見所謂穿楊破的者指不勝屈然當引弓舍  
矢之際人各有容動各有度彼此之不相侔有如其  
西近歲則見有懸肘而射者方右臂之持滿而發也

拳及于軋而勝過于眉如耳之振翼雀之起舞能使  
壯士為之動容上將為之擊節吾于是喟然曰嘻作  
詩之道亦若是則已矣今之為詩者人握靈蛇之珠  
象北荆小之玉備夫射者之人各有容動各有度也  
然擊思竭慮憊而苦吟者期有肖于晉唐之貌而  
已求其薄涿陳言獨抒藻麗不務合于古人而古人  
義以加焉則吾讀綠岩之詩恍然有悟于懸射之射  
也綠岩游跡滿天下所過名山大川吟詠幾遍及其

沿長江過五溪而薄游黔國劉期數十里之中其所  
著古風近休莫不原本經史發越性靈窺其意旨欲  
盡掃前人之窠臼穿天心出月窟徜徉于廣漠之野  
以自見其法蓋霞舉之才無惑乎才士為之動容風  
人為之擊節也因念吾幸於入滇之後奔走萬里其  
間山水名勝與綠巖之閒見略同造

予告東還復過奇竹檢索中所著家：無幾續是編也  
譬若十飯之木九鼻之羽是豈詔華嵩然所得擬其

後處者耶昔賢以在顯題詩登樓閣筆况吾遠不遠  
古人而綠巖之神氣直欲軼晉唐而上之吾烏乎測  
其涯際哉

陸集生近體詩序

雲間画派可一望而知也大約烟雲秀美之致多而  
恢奇沈澁之致少雲間詩派亦可一望而知也大約  
風華典麗之致多而雄深刻露之致少其出乎儕偶  
之中而起于風氣之外者什不得一二焉請以画論  
之京江之南錢塘之西小青水綠彷彿似雲林北苑  
作者生于斯長于斯初而習焉長而安焉甫舉筆而  
雲林北苑已躍于腕中矣及其涉江渡河遨遊五岳

沂三峽泛五溪歷滇黔楚蜀秦晉開粵之區仰觀俯  
視恠：奇：于是作者胸中眼中邛然以駭適然以  
喜而後揮毫行素時精神境界有出于尋常阡陌之  
外者矣其于詩也亦然吾讀芻田先生之詩益信其  
然也先生才名過海內平生著作憎炙人口在朝在  
野若老若稚無不知有芻田陸先生者余五十年矣晚  
歲卜築渚上開戶著書成長頁寫小舟張布帆訪  
余于水鏡山房晤言一室玉屑霏灑且出近體新詩

一冊以示余凡百二十首次第上下平而各賦四章  
余快讀數過爛然以亮宵然以深鳩然以自遠以為  
初盛則其中未嘗無變風變雅也以為中晚則款麗  
溥固之氣儼然黃初大曆也以為摹仿而宗則格律  
高古筆墨渾厚蓋其源流既深閱歷既久託情寄興  
左右逢原如舍利年尼步規正視各現一色隨人所  
見我何能測其涯岸定其品題更何敢以雲間詩派  
目之也先止唯然曰有是哉請為子于每韻之下各



舟賦四章集

同年唐濟武詩序

余與歲亭先生、同歲少同榜又同官也曩時翔步  
花磚連德升地先生卓越之槩不減元龍而余寔粗  
浮淺劣謂舉天下事皆易與尔迨余奔走中外歷井  
沉進退者三十餘年凡可喜可喜可驚可愕之事皆  
日親而身嘗之已而乞身歸養事親課子之外一事  
不營書案繩床杜門清卧乃恍然曰三十年之我非  
我也三十年前之我視三十年後之我亦非我也哉

庚申閏月既望先生駕小艇穿真棗不遠千里矚然  
而過吾廬相見之頃恍如夢寐于是叔寒曠陳出處  
始而談政事繼而論詩文後乃闡揚性命之學日移  
晷不倦余不覺喟然曰嘻殆非三十年前之先生矣  
先生自抗疏之後旋歸里門不復再出彼令先生握  
符秉軸利濟天下其功業必有大過人者乃芒鞋布  
履深自韜晦流覽之暇發為詩歌讀此游諸快擇除  
窠臼獨抒性靈及親志塾堂集其立言也多經國之

讀其爲境也多見道之旨非所謂多讀書善養氣者  
歟憶庚戌之冬余寓居京邨得常侍于淄川高先生  
因訂歲寒之盟歟笠之約其後淄川迺游東南名勝  
道過金闕城書報余即挂帆以往而歸駕已渡梁溪  
惘然自失者久之今覽歲亭與淄川倡和諸什展卷  
教過若登李郭之舟入嵒阮之席春色笑于吳山越  
水之間其樂可知矣爰書教語以弁其簡端

毛鶴舫楮序

歲戎戎余于禮闈較載經是時七子鶴舫爲所撰史  
先且所授士曲江春宴時余見其風采俊逸知爲神  
仙中人然未及與鶴舫訂交也迨余明刑西河而鶴  
舫以鄆郡李官留駐會城鬻決大柴遂得與析疑問  
難晨夕年及而人之飲冰茹蘗其膏髓曷以相與有  
成非鶴舫不能知余之深非余亦不知鶴舫之深也  
未幾而鶴舫以積禮歸余以捐金一素觀然去國迨

余補任日南間閩萬里旋蒙

予告歸侍慈幃而鶴舫亦遠仕夜郎過原亦豫今則俱  
在小水間西人之或出或處或進或退其行復又相  
類也今鶴舫乘舴艋游峯泖翩然過余草堂廿年舊  
雨抵掌快晤恍如夢寐中已而出其古文詞及游覽諸  
什示余以照鶴舫同舟時見其剖大獄決大疑載星  
而出日晡而食以為北真用世之才更不知其風流  
文采彷彿晉魏人物也讀其又在韓歐之間誦其詩

在性情之際聽其言藹然穆然深有會于主敬存誠  
之學又豈僅以雕龍補席絮長較短者哉居龍津者  
不旬日絕不樂為請謁之舉日與夙雅文學之士命  
倚哺侶徜徉泉石間蓬窗所栽唯有五湖秋色豎矣  
囊數卷而已非古所稱特立獨行口礪然不染緇塵  
者歟于其行也國人作詩以美之余見鶴舫之學力  
如此同人之好賢如此捉筆數行以弁詩卷之首且  
為鶴舫贈言曰天下之才為天下用之于文足以華

國學足以起邦品足以風世又何災乎、馬開文著  
書而置是非于度外也鶴舫其題辭



楚江吟序

自三百篇以後而離騷而五言七言其遇物生感觸  
境與懷大約取材于楚者居多焉楚之山曰衡山曰  
天柱曰甕源曰二酉皆詩境也楚之水曰江漢曰洞  
庭曰五溪曰滄浪皆詩意也楚之產曰菰蘘曰蘭芷  
曰江蘺曰杜若皆詩料也楚之勝曰岳陽曰黃鵠曰  
大堤曰南樓曰楚宮皆詩情也孝子方輪有楚江之  
游歸而以楚江集示余有唱酬有憑弔有贈答登高

珥筆對酒浩歌出其錦心繡腸以寫其境之所觸意  
之所感攬其山川拾其香草宜其詩之工也雖然此  
非楚游之本懷也方輪今社畜翁先生當持節楚南  
時余亦數馬江右地相接勢相應也未幾先生以勞  
瘁卒于官囊橐蕭然首不能駢余為左舟楫資原餼  
以適其行楚之人食焉德者至今如一日咸庚午方  
輪至岳州岳之士民得請于當事迎先生木主廟食  
茅宮以慰荆南尸祝之情事甫畢而方輪歸矣余慮

讀者見其詩若卧游于三湘七澤之間而未得楚游  
之亦懷也故記之

周青岩詩序

客問于余曰。升書如隄。荷道德。及黃。反悟。真參。同契。諸篇。數。龍。潭。厚。為。世。楷。模。其。未。舊。矣。獨。在。近。世。之。得。道。者。其。詩。又。歌。訣。撲。殺。無。文。也。豈。有。不。讀。書。之。神。仙。耶。抑。後。人。偽。造。以。欺。世。耶。余。以。風。雲。月。露。總。墮。又。龜。鱗。犀。角。龍。鱗。歸。理。障。神。仙。不。拘。：。于。蹊。步。下。陸。：。于。格。律。游。戲。筆。墨。以。抒。寫。其。性。靈。以。運。涵。其。指。趣。而。已。憶。余。二十年前曾讀白真人全集詩文諸體凡十有二卷

歲久漸忘之矣。乙亥孟冬有携周子青岩過作示余  
反覆教誨恍然有悟于心曰味：周子其真非真人  
流亞歟！真人誕于海南生于宋季故其文章詞賦不  
脫宋人窠臼窺其大旨特藉吟詠以吐露真詮故迥  
後學云。尔憲寄開城有拾遺亭新較艱于雕森小  
楨我余精青岩之詩頗有會于前賢也故喜而記之。

定於雜錄序

七中季冬廿六日余猝中風症疾壅氣逆不省人事  
并不知痛癢者三日曉至除夕乃蘇及而新春始能  
飲食然語言蹇澁左偏成瘓急檢點田房器用分授  
子女并姪共一十五人胸中廓然靜以俟之醫者切  
脉或以純思慮寡言語懋念室懸乃可無恐于是放  
視逆聽去蕪塞氣恬坐一室者兩載于茲寔之藥裹  
無盡病情如故立必杖掖步必籃輿居然廢人矣偶

然靜極思動坐久思悟意有所觸發為天籟拈筆伸  
紙以行瀉其冰霏之致已盡元夜檢業頭草藁得詩  
數十首錄成一快題曰定舫近詠皆病後所作也有  
卷過訪者執出示之客笑謂余曰子之新詩吾先後  
常見之矣子兩年來所著填詞樂府積業成編者吾  
亦常見之矣子隻子尚存心思未寔而欲求心腎交  
媾四體安和為可得哉余歎客謝曰先生之言針砭  
也敬聞命服膺矣或問客為誰則泰望小莊主人也

馬愚卷百幻詩序

歲代長愚卷馬子年六十有六余年六十有二前此  
未謀而也蓋余自逆籍以來四十餘年奔走中外無  
虛焉迄之養歸里門而愚卷之僻夷海濱為當代隱君  
子相須旋而相遇疎職此之由也春三月與聖林沈  
子全訪余于水鏡山房因携近體詩見示詩中大意  
皆養生家言而文采璀璨遠勝外書口訣夏五月復  
納余園菜且錄新詩百首問序于余顏曰百幻詩、



題皆纖秀可喜而詩詞琢句更清新典雅昔三百篇  
之詩每托興于昆蟲草木以自抒其懷抱惡菴精于  
內觀之學殆欲掃除一切空諸所有特借林樾此境  
還涵其香：冥：虛極靜為之旨讀此詩也以之治  
心亦可以之破世亦可即以此悟道亦無不可他日  
為子煉神還虛三花聚頂駕鶴為乘雲氣與洪崖子  
浮丘生徜徉于玉戶金鋪蓬山巖嶺間猶憶軟紅中  
丈中有鶴沙其人否也

郡伯契使君留任詩序

漆劑二十石出掌先符入為卿相其邦隆之治播車  
之典千古乾祚以為美哉吾郡侯契公之來蒞棠間  
也不假却批獨蒙

宸眷故其冰蘖自矢也如東萊之楊伯起其燭照無遺  
也如潁川之黃次公其與賢教士也如蜀郡之文翁  
其愷悌親民也如南陽之杜母其厯任盤錯也如判  
光祿之守弘農其勅課農桑也如契山陽之治渤海

會松郡歲事不登商練日絀司計者束手成規于是  
乎有左遷之埃松之民若老若稚重瀕數百里叫現  
于兩臺于時幕府張公日擊民情之皇、依戀也並  
咨于兩臺兩臺合詞抗疏請留賢守

天子不問于計却不詢于考功泰朝上而夕報可璽書

到日款幣雷動市者歌于遠商者舞于巷畊者慶于  
野獨有章縫之士章布之儒戴

皇仁而感憲澤無以鳴其悅服也發為詠歌者為篇什

凡得詩若干卷屬余作又以附于後余惟公之忠政  
宜民盛德感物州野之言不足以掄揚萬一獨見夫  
君相一心文武一德留賢守于無可挽回之定例懇斯  
民于呼天搖地之至情竊之深代賜金帛加爵秩其  
優異殆有逾焉不揣固陋遂書數語持紀盛事以備  
輶軒之采訪以續志乘之藝文云尔

送張愉陽還韓城序

黃河之水從吐蕃星海而未盈于闐過鹽澤統鹿峯  
趨積石逶迤流濬數十里而至龍門為中流一大結  
束夫山之所障即水之所束水之所束即氣之所聚  
其狀與旁礪必有振奇忠信之士其于其間此理之  
又然也龍門者夏陽之望也邑城之西二十里為十  
五嶺隱士張先生居焉先生諱士玖號片玉道號愉  
陽子其先代為士大夫先生年二十好岐黃之術攻

汝以活人爲務年三十後遇明師得聞性命之學九

三元秘奧靡不洞徹情做升堂入室然深自揣悔口

不言升級足不出陶穴書業絕床怡然清卧乞之責

人有如其賢者每值其入市時邀致奉訂贈以金帛

掉頭勿顧也民已乙潼關觀衆使令鴻揚公燕其馮

風慕其情藉以禮延致久而後遇閻門講求清靜之

學行之概大效余少慕尊生妙音先大夫銀臺公留

心內視八旬外猶能正視日星移晷不瞬余以奔走

中外不遠致成有志焉而未達也咸士子得息肩畔  
養屈指一十九年神氣恬雅杜門枯坐不得其門  
而入會韓城夫子今嗣享世兄來雲間得聞先生之  
名山川阻修末由嚮徃乃抵書于親察揚公、馬庀  
荀與具芻秣庚午九月忠然來雲間親察薄人少保  
公設館授餐如聽候之舍蓋公余亦掃除三經與先  
生相周旋風日澄霽放舟于橫雲小館相對忘疲熱  
開妙掃了知先生無書不覽無義弗談其言簡其意

明其功實莫而有極每見其端居大靜時河車通玉  
枕聲如雷鳴久而不止及捫其腹則丹田中翕：彈  
指宛若嬰兒展動非胎中有葉腹中有胎何能見此  
景象向所謂長河安死滙秀鍾靈者其在斯人歟其  
在斯人歟今先生且歸山矣頻行折柳無以志別家  
歲古画一卷臨月波解佩并題教語于卷末以常贈  
言云尔渭北江南三十餘里他日春雲出岫芳艸萋  
乳燕巢梁麥堆朝飯儲籃與鳧鳥重賦遠遊不菜



歧子望之美

吳非止瞻龍閣序

春直大夫非止吳公與余往還者三十餘年公籍隸  
歙浦或時寓蕪城寓章貢寓三湘七澤而余亦為東  
西南北之人雖尺素往來而相見稀踈迨余自日南  
歸養采苾田間者一十九年傳葉落月秋水蒹葭每  
念故人時通籍涼庾十長夏抵書報余曰僕于會城  
之南龍山之下寔繼而先人之寔窳足依陽江為真  
州政史營菟裘以為投老之計每當春露秋霜青小

夜雨靜聽極視心帥俱往矣于小圃建傑閣三楹南  
望長干筇步間松揪凝翠奇峰間出不常若身依膝  
下勝曰瞻龍巖巖別號柳自附于風人之北姑視舍  
之白雲大夫能為我記之乎余笑請未竟不禁怏然  
而起瞿然以思曰古之稱大孝者曰五十而慕公春  
秋七十有四而思親之誠愛親之篤不異乎孩提之  
慕焉真是為柳邦之楷模人倫之冠冕矣夫善河照  
滴不離故處公之嗣君木林孰哉明光舍香函省公

之官如其子之官近者比例陳情錦族孝養嗣君之  
孝于公者一如公之孝于親繼自今德門重慶如馬  
慈庭何茲非孝思一念之所召致哉公生平性豪俠  
好談節義上公者必皆樂與之游其忠信誠懇海內  
皆瞻矣而嚮往之又無待乎慕史氏之表章矣

三奇記前序

環溪老人病起齋居肝不得其養觸物善忘會蓮市  
繪膝蓮生計蕭然年飢成寒書空咄：息所以憇念  
寫夏計無所出偶涉博采見春宵小傳及王趙况傳  
皆嘉靖中逸事然其是足以消瘴貧病矣遂考其日  
月并參緯亂始末合而傳而編次焉得二十一六則待  
佛如雙紅記中范翁紅線及中中女子合傳蹟往遂  
分題授簡了諸同人各填詞以相怡悅余亦截成三四

首以臨齋齋之選除夕詞成甲戌春首余年六十有  
八家有童子六七人飽食終日計所以約束其放心  
乃教以聲歌畀以叙升儼然優孟矣諸同人朝斯夕  
斯各聽其所製新詞并討論家門推馭律呂移晷忘  
倦余婆娑其間不憇憇而憇自矧不寫憂而憂自遣  
矣抑余適觀傳奇中有借古人姓氏以諷刺今人者  
如琵琶一劇世稱作者詆毀王西乃今中郎之母使  
派淨蕩中郎之婦北琵琶賣頭髮垂兩長途望門投

止風斯下矣此一可笑也有直指所恨之人而描寫  
之致是非顛倒自淫失實者如西廂一劇元稹詩怨  
于腹又遂醜其門庭素濮聞言欲嘔然志稱崔氏  
適鄰恒、燕、唐、黨大臣並蒙波累近見馮元成揮談  
所載成化間榮陽耕者掘地得廢塚石碣乃唐李給  
事樞榮陽鄭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墓誌銘也其畧曰  
夫人四德兼備六親雍和母儀內則動靜可師礼行  
詩賦進止成法以大中九年終于淇澳第年七十也

有六君子六人項珮璞玳瑁琬皆有名位耕者鬻之  
鄭氏為亭中香案石而提縣今爰其迹置之邑治室  
間陳越儒又以其文選入古文品外錄曰崔氏一身  
于會真記并序于伶工褒悔越千百載而後為崔氏  
一洗冰玉又三水續志云崔雙文美麗絕世才德跡  
人元慎以中表親相逆旅枕之固拒不從慎時之  
為為會真記自撰佳句問答以辱崔氏慎雖與樂天  
齊名世稱元白而元慎附離植勢排陷裴度諸君子



阻絕蔡功其非黃或否不辨可知今觀墓碣如此載  
未如此以視元制所稱月下琴聲瑞頭花影不大相  
刺諜乎此一可笑也有叙述古人而画蛇添足者如  
余印記之蘇大郎烏有先生也然記稱季子下第嫂  
不為此夫有嫂則必有兄有兄則為蘇大無疑矣有  
嫂如此蘇大可知文人思路綿邈尋踪覓跡就其理  
之所慮有而點綴之似矣若香囊記之張九成排第  
之日嚴君無恙後以刑部侍郎忤秦檜謫邵州乃終

父喪且未嘗有弟張九思也推原作者之意必有一  
人焉有弟無父借名臣以擬之坐使子韶無弟而有  
弟有親而無親矣此一可笑也凡此影：在人耳目  
者荒謬至此其他呂文穆王龜齡薛平陽諸品傳奇  
以及戰國之却巫相西漢之招討使與正史多矛盾  
者指不勝屈至若近代才人每借子虛無是以自抒  
其窮愁怨懣考古既無此人筆之所至憑空結撰適  
觀而已矣是編也盡去悲歡離合之策白不用恩仇

毀譽之机心不知我者胡笑世無男子借蛾眉以調  
侃世人此并非作者之初心也作者偶見春宵翠翹  
二傳全時更有九氏東征躬探甲冑合之梨園三旦  
人孰相索因就其時之可生可外可淨可丑之人物  
而鋪叙之愧余十年坊局旋掌外臺明史實錄未覩  
全豹竊披野史新書及學使者各案蒼倖亂始末節取  
成文登塲搬演欲使觀者動鬼淩脾而不失其寔聊  
當押官演義云尔客曰是編也春宵以雙髻青衣乃

驚如秋隼捷若使先子可倭魁出萬死一生之中仍  
能託身英俊運籌帷幄以成大功真奇女子也瓦氏以  
璽方巾綢掌兵符涉萬里綜覈參覲全師而還又一  
奇女子也旱魃以青樓紅袖憑依尺木橫行五省及  
帥府寒盟渠魁殺首誓不肯再抱琵琶從家即署捨  
身忠濟又一奇女子也今請君子伸蘭素袖乞毫出  
其錦心繡口以成狐腋之裘直謂之三奇記可矣余

口哇：

三奇記後序

余與客觀演三奇記至東洋入北一事客謂余曰嗟夫有國家者籌海可不慎歟夫東南之海民生之大利大害存焉波可煮焉可漁潮沙可以灌溉帆樁可以販賣生財成賦所謂利也迨嘉靖中承平日久武備不修海外巨淵波焉以逞坐使花臺月榭轉眼劫灰子女金錢盡飽鯨腹力口既罷閭閻賦國而缺額封疆大吏辱奉嚴譴去來如傳舍轉戰十年蹂躪

五省勞師饋餉者數千里而遠元氣竭矣非所謂害  
乎距今可餘載馮曾見之父老聞之子若孫者皆不  
見不聞也夫大海茫茫一望千里等邊之策非有作  
州可稽岷岷可見數百里之地一帆而去一潮而返  
保無有如汪直輩勾連奸宄弄兵滿池者乎余慮之  
曰否：治國如治身，之元氣固則寒暑不能入矣  
疹不能侵矣哉

國家定鼎以來寰海內外果享來王又念民力告匱特

弛海市之禁更還浙海之田近年以來人樂其業民  
恬于野江浙閩粵海濱要害之處各設重兵以彈壓  
之呼吸相通首尾相應

廟謨南顧亦既詳且密矣何亂之放生何篡之可覩耶  
家之所言居安思危之意也余之所言建威消萌之  
圖也百尔君子長為國家培養元氣則可矣

鶴沙自序

余先世汴梁人也元至正年自試一公避紅巾之亂  
負擔二千里而南至華亭之張庄值擔頭釜破公曰  
吾食祿在是矣遂結茅以居焉是為虞間始祖六世  
祖曰竹溪公出贅于黃倪曾遂卜葬于田村曾祖曰  
惺初公舉進士仕御史至通政使廬舍墳塋俱在田  
村人謂田村許氏去自張庄以衍及田村人悉耕種  
者又聚族至成化癸卯始發科迄今十有二人而甲



榜得其四首張堇公次光祿公次即余與余姪啓源  
也八傳為封奉直大夫中允公余父也少舉茂才入  
成均聚遷城徐相國文定公之孫女余母也遷城常  
國城書召父許以西清一席父志在林園肆不亂自  
此家計日餘吾世躬親賦性以供藜藿會歲稔流離  
載道父素產易米飯粥以食饑者四境之內存活甚  
衆事載府秉吾父鼎革後隱居鄉曲力田教子成茂  
子余得舉于鄉越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尋郊校檢

討恭遇

覃思勅封父為文林郎秘書院檢討

勅封母為孺人會父疾作得請馳驛歸省奉侍湯藥者  
二載而父病竟不起莫于北庫之原乙未補翰林院  
檢討丙申恭遇

世祖皇帝駕幸南海子行苑禮賜宴于使殿  
命侍從臣各賦詩紀事是日

上問姓名籍貫經書年齒科第以在籍請禮久不在侍

從之班故彭承

顧問云丁酉陞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翻譯大

學府義恭遇

卓思

詰贈父為奉直大夫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加

一級

詰封母為太宜人戊戌春二月會試天下舉人

上在瀛臺親點考試官余入禮闈分閱禮札恭

上親意右又親命試題三條放榜日隨總裁官監見

上曰今日考試官放榜是喜事乃服禮衣素步輦御乾

清宮門總裁官同考官到見

命賜坐賜茶

上問正卷之外尚有遺落好文字否同考官方考標等

合詞起對曰文章亦有一日之短長各人去取見解

亦未能盡一即如後科會元強半在今科落卷中

上點首又熟視良久曰尚等看又日久而胤較源可早

回家去遂謝恩出放赴恩榮宴秋七月

上諭翰林官某某等二十人教養有年習知法度才堪  
外用遇有緊要缺出卽與補用本年陞補江西驛傳  
道副使先是江西却政湖廣吏用日絀卽已有司凡  
遇力役皆取給于民無利可出沿江舟楫咸謂苦  
累余到任後清理驛進項下各年欠欠錢糧版造水  
運大小紅船四百餘號每號大者水手十二名中者  
七八名小者五六名有差每年工食人各七兩二錢

終或長川固候無事可以留身生理適差五利發行  
用銷之日准其量帶貨物以資水脚人皆踴躍樂從  
至有越次錄差者江鄉水國從陸者少從舟者多以  
故凡遇大患大從咄嗟而辦朝發夕而力戒逐民艇  
永不封閉初石亦禁至今刊賴之成與子海氣大作  
策想其馬克奏蕩平江右紅船之力居多先是江西  
擬改廢弛收鹽先年官商千里湖裁貿易不行余嚴  
督捕後巡緝私販凡有摘發必揭解兩淮使者奸民

少息會北來青人火。巨艦載子孫欲散之各口岸。余  
亟謀之撫軍曰此鹽一散釐法不行矣。亦道政折余  
意。買之青人行後酌量銷除可也。撫軍以爲然。越數  
日撤南浦輝統紅裝載子孫北。冀州高棧之大江。  
水爲賊蔽。而西河南人驚嘆。感服。事傳策下。嗣後東  
傳之。使者鮮有夾帶。私釐者。三十年之內。釐政肅清。原  
子陞四川布政使。司分守上下川東道。奏改時。余母  
迎養在豫。章署中。念蜀鹽初開。川東未開。流寇餘孽。

峰走蟻聚于楚蜀之交夔門左右尚不知有正朔也  
乃求母做居漢口依妹夫李南明同門汪貞五居焉  
余乃購馬匹繕甲冑募丁壯置弓矢舍舟陸行由汝  
寧經兩河進漢湖經雲棧而入蜀取道利友間乃登  
舟前進辛丑夏四月至重慶府是時版圖初啟無民  
可治無糧可徵余大司馬總督李公圖英勅撫川東  
駐節重慶軍器營十日與通侯大帥許甲礪兵力圍  
開關秋七月余從戎萬州征偽伯楊秉積環山而攻



之東循率其土地人民將士以序

詔許之於卯正月朔旦余從大司馬諫奇兵數十梯山  
伐谷取取大昌袁宗第宗第方春宴余致檢閱我兵  
繼後山絕行懸度出其不意搗其巢穴宗第大駭三  
上馬而三頭僅以身免于是馬伯賀道寧率衆來降  
獲之東如大昌大寧漆陽建始未節至小等邑二十  
年來未嘗教者盡入版圖兵部議叙未  
音紀軍功一次于是大司馬按兵江山余復以司計者

輯瑞人親赴保寧視蜀藩事料理勸撫十三家巨寇  
一切措辦蜀寇收戈協餉日不停現手不停批同時  
復有滇省遠接家口之役魚貫而行衆逾十萬夫應  
水陸分派糧料會于一時萃于一身此時余年尚壯  
化州度嶺真隨到隨應蜀疆器庫不以爲病焉復奉  
卽文火量道者土田島例有卹費司費今通行規諭  
不許私派累民慕友慮致忤慨然嘆曰萬里爲客地  
隨遺柱請托如是足矣此亦一出將來何以作歸計

耶余笑謂盧曰天下不悞人日後聯連再商之可耳先  
是蜀省初定上自道前下迄郡邑及伍貳雜職皆于  
軍前人員量才選用必由藩長通詳委任連三年攝  
職再行題請會授四方逆攬俾進之徒羣集焉余到  
任後偶進箭道書史抱贖持賂而前曰請余判絕無  
畏怯之容余詰問其故對曰繳公費耳余笑謂之曰  
而部院以軍前道員命總理藩政者盍相信以心也  
而臺能相信以心汝曹夫不相信以心耶乃慚悚而

退自此道道頓絕賢否一清地方亦得賢才之用焉  
咸甲辰余量移豫臬施將藩司執印兵餉米稅文川  
北道署理余請于執事再隨征下東乃由成都水道  
直抵巫山一憑舟楫我糧盈縮陳列妥確方東  
裝辭行時楚門猶未通復逆流而上至朝天閣固魚  
子見舟遂取道漢江順流三千里九十二日至漢口  
毋強飯如故三載懸旌慰于一日一雨爲南州送舟  
四籍一而登陸赴豫臬任取道信陽關冬十一月至

津城受事余詳觀豫省後書大約命案多實盜案多  
虛實者易理虛者難治條哉芻蕘之言中抵任亦三  
月凡數年來大獄積案批駁平反竭耳目之勞窮日  
夜之力開釋極刑并大辟重囚一百四十餘人信心  
而行竟無收結取尤者秦萬皆累之時地方文武各  
員坐失入故入之條有干史議化俗戢者民命為重  
勿顧也夏五月撫軍題請重建津城、周二十七里  
一時興舉大役例應滿長督理秋七月黑堽河漲德

岸決堤一望汪洋會城大恐例應河道搶放堵塞決  
口而兩臺俱責脩於余一身烈日靈雨匹馬巡行頗  
有大夫不均之嘆歸乃列炬聽事御膳鴉面之徒猶  
候命于堂下所謂土吏余押三鼓掛街終歲如斯習  
為故事至若求傳之四出行李之往還兩臺秋原較  
儀僚屬壺觴較射猶固辭而不得也一日黎明兩臺  
差員召余議事甚急門鼓再傳兩官爭趨于門外及  
余出兩官跪于堂下撫標官謂先到宜先行背標官

謂憲綱宜先行。余末為笑。謂之曰：且看馬首。馬首東。則東。馬首西。則西。耳。差員逆命。兩臺皆大笑。及余至。乃招尋圍獵耳。嗣後有行圍之事。余乃檢打飛槍手二十名。早晚相從。而余亦得稍暇焉。冬十月。會徽人楊光先。修葺于遠西。馮道未波。連都御史。修都御史。糾與介正人。或係作序。或係捐銀。同時寵官。時都門諸老皆為余不平。余曰：為官不致犯八法。干律例。飄然去國。耕鑿養親。于頌足矣。遂與諸老流連匝月。

扁舟歸里門幸化前備存竹松無恙閉戶靜修輯有  
勅戒園說八卷三年而後成余母見之滿以其旁涉  
二氏非吾儒本旨尚須刑削改正乃可行世至今生  
計日殊無力刑削也自己巳回指以至巳酉事親養  
志竟薄必恬了可與處世乎黑白本年秋八月會湯  
葉得白先先偷死續曾奉

特旨以原官起用念親老無依李弟復殘服即于本省  
陳情請告母罪然曰汝奉



朝廷特恩一經部議兩經廷議始復原職豈可以我之  
故虛

君命耶遂赴京補任汝到地方遣人迎養我欣然未視  
汝續曾對曰謹遵母命行將戒進兵萬一補任地方  
水陸遙遠一年之內即返初服必不久懋察途也遂  
由水道入都燕戌夏六月抵京十月初七日隨吏部  
侍郎勒德渾文元啟引見

上御乾清門召續曾入問年齒籍貫出身又前後履歷

甚悉俱一一奉對

天相昨得德音知亮命出外候

旨翼日照用雲南按察使司按察使雲南去京師萬里  
去家抑亦萬里勢不能迎養乃以請假事謀諸太宰

却公曰命下之後願即請假跡近規避乎果有此  
心到任即具題可也乃與却公照割而後行幸安八  
月適青竹雲貴制府井公駐貴州貴陽府送脩揭馬  
即告以親老路遠不能來毋輒辭官歸養且告以却

公語并公曰不然子乃

皇上特恩開復之人也功名正遠大且地方足以操券  
何汲：謀歸且大率尚不可題况背撫那三日例應  
辭行再理前說至于泣涕并公曰子純孝之心我知  
之矣孰無父母非我故作難詞也滇省情形路遠不  
能得悉子到任後與撫軍商之撫軍具疏我必書題  
矣乃謝韓就道九月十二日至雲南府祇受  
勅印任事越明年冬即別政初定乃以將冊至情謀之

于撫軍李公率公與制府之言若合符券至于再至  
于三終不決會撫率亦已請養余固得執詞曰天下  
位有崇卑人有賢愚其為父母則一也今執事上有  
高堂其題請假業奉

命  
音矣誰無父母盡推揚難之仁以及下乎李公所謂  
父之乃屏左右詰余曰子意果堅我當勉從但幾不  
察終有阻難親信勿違憂也余感激而進歸而作稿  
具文不敢商之幕友并不敢付書夫滕無孫燈後命

家陸沈蔡皓馮通詳詰朝村入教日後撫軍非阮制  
府憲題始發下阮構余與蔡中預子偉而韓子允言  
同能者友金聖華與沈王二子歸里適撫檄至出阮  
鴉相示偉南允言皆大駭欲初阻則奏書久行勢不  
可造聖帝復大悔曰早知乃爾我輩何又沈、苦作  
歸計耶蓋聖華性好遊賞與沈王二子皆坐相對每  
日蔬食豆羹意頗嚴倦故歸與勃：耳翼日發阮鴉  
示書吏書吏皆大駭通國聞之復大駭夏五月

命下得如所請急遣謝李公，曰：地方失一賢能，甚長  
漢中屬員百姓皆歸罪于我，雖然人各有志不可強  
也。時意撫將歸，新撫將至，數日前貴省藩臬檄書報  
余曰：滇省新撫已到，貴州謂制府久，二司云李公去  
州去，再復帶一許鶴沙陪律同去。我到地方必將疏  
題，留余憂疑之甚。到日，迎于境，朱公憂下馬，執手相  
勞，席草而出，曰：予江南大賢也。我秦秦江南大賢一  
葉不下萬人，而予獨無恙，非大賢乎？但憲長我之左。

右臂也豈忍舍我而去之哉既題留余孟夏既百計  
後之會新來有人乃具文請代不允再請則曰姑緩  
之候新舊交代耳余思歸急不可待乃攝病堅卧不  
出下數日撫軍命藩長各道合詞勅勉暫緩月餘余  
謂諸公曰臬司以養已未

俞旨三月矣三請交代而不允今抱病若此諸公所目  
擊一旦遠遊何以慰老親于萬里之外哉為我致謝  
撫軍不敢受命惟靜聽處分耳次日復命藩長密慰

余曰非我過情相強念時當八月科場將近臬長實  
請練場事所以若留一月者為我勸勸不遠月臬長  
雖抱恙不妨偃息火病不及日登至公堂也倘場事  
一竟而不為臬長折抑者非大也余謂藩臬曰既承  
一諾短不衣解日下病難速愈待八月初六日謀速  
隨入場辦事即至八月二十日榜發後遂奉督撫批  
以朱嶽道署理司印兩月內交代事訖十一月朔  
值冬至各官齊赴圓通寺照



開朝賀余曰老親倚閭久矣今日車徒已僭請從此辭  
遂由昆明起程其往途程遠山川雲物日尚情事勝  
載滇行起程東還北程及寶輪堂詩文揭中自冬至  
起程至壬戌夏四月在途凡五閱月始抵里門先是  
冊用恩予故日漸生駢行者稍不戒每慮失足及聞  
予渡江家人先至田嘉喜自起步履中群問長短登  
涉日移器下假扶掖舉家欣異送余至家先拜子姪  
羣從隨母望

聞謝恩乃見母問起居母喜動顏色曰速歸勞苦天從  
人願母子早得相見自今以往何以報

國恩奈天地從今日始我與汝共勉居一載母石

續曾

謂曰汝家居年餘矣果有善事以慰吾屬望乎愧不  
能對又明年正月朔旦子孫羅拜母前勉如初余益  
慚愧乃謀之太師魯公曰京省俱有育嬰所而雲間  
獨未舉行伏望明府期速于前僕本行于後魯公曰  
此我慈親夙願也特未有人為以效其端爾余乃稟

勅同善諸子連名呈請魯公，通中各憲皆出亦捐  
報通行勸勉，不一年而綱舉目張，條分縷悉，規畫井  
一歲以為常事，載育嬰編中，通計自康熙十四年正  
月起至三十五年九月共收，救道上索嬰五千四百  
八十名，皆志本于毋割歲久，弗替焉。庚申秋八月，母  
偶示疾，忽謂侍者曰：吾九月初將謝世矣。但期二日  
吾子誕辰，好續之，限辰與忌辰同日，非吾預也。余驟  
聞斯言，魂膽駭喪，但細察情景，言語安詳，神氣清明。













與情無庸固却然捫心頓影益重余愧歎矣茲常攬  
揆之長緒于羣從聚于一堂臨觴之次爰述余自少  
至老父母之訓誨其子者如此

國家之培養其臣者如此余之迂疎朴直隨緣任運也  
如此愛靜好閒不爭不伐也如此繼自今以往何以

感

國恩何以恭親訓吾願與子若孫共勉之實有厚望焉

昭武將軍少保楊公元凱七表壽序

今上御極之二十五年，寰宇蕩平，雨暘時若，拂山航海，  
馳行沙漠之地，莫不獻方奇，露頂肘來，享未王以捐。  
天子于時，少保楊公以昭武將軍，總領江南軍務，秋七  
月，為公古稀之年，夢弓捷，轉種桑的，燦諸大夫，旅進。  
本賜退而款語曰：有是哉！自方有式，圖受命之聖，則  
必有開疆闢土之臣，其臣能建大功，揮大志，錫帶馮  
之盟，享期頤之壽，而且好德，今名克昌，厥後其公之

謂歟公起家遼左三百年未世其官于義州至公而  
少負個儻之才長騰朝野之譽初以地望為淮標偏  
將

定鼎之初應樞部選擢雲中東平兩掌中積放統晉師  
殲理百粵建以江右反側會師合勦蕩平之後即于  
軍中受

命開府遼廣某數為幸江時已習知公之威名蓋世  
震耀寰區夫建乃振臂齊魯調任江南建身奉源問

以扞大海之波松之民不知有重兵之在汎也會閩  
疆變叛溫陵被圍羽書狼燧不遑寧處

上特命公率師南下當汎金燥石之際公探甲上馬星  
馳赴閩未幾而重圍得解海澄克復金門廈門盡入  
版圖

上謂公歷任叢疆兵民感戴謀勇兼優威望素著真足  
以禦公之生乎矣于時位晉三孤爵亞五等功成之  
後抗疏引退

上以江南要地賜公復還舊復瀕海之北復觀汾陽  
竊以相慶幸此有公未髮彼我適都歷塊身壯百載  
位冠群寮之使縣也公氏族繁衍弘農之後裔在遠  
者不啻千計鼎革時星飛雲散王伯亞族僅可屈指  
數公解衣推食哺多方卯翼或齋金重繭遠訪天涯  
或恤孤撫寡教養兼致迄今羣從以戰功擢用懸金  
橫王者五人而三嗣君說札敦詩皆以文臣盛仕長  
公露冕熊車巡行既越次公季公含香函省掌天下

錢叔刑名之寄其在家庭也恂、于：不愧萬石家  
風竊嘗登公之堂：之中繪九世同居圖以佑教子  
姓士訓後昆此又公齊家睦族式教貽謀之梗槩也  
公歷任幽燕三晉閩粵江楚所至之地士飽而歌民  
恬而嬉及蒞戎吳也嚴以約軍和以撫衆良法美政  
更僕難數惟要其大端而論當三逆交叛之時山海  
交訌南北騷動公討軍寔聚芻艾靜以鎮之三吳之  
民不知有鋒鏑之警者公之賜也樞部以松郡逼近

東海吳淞一水正當海氣之衝域以蒙古禁兵協防  
郡治公毅然曰朝廷設兵以衛民設官以禦寇以未  
至我朝夕許礪以同之魁特至我爾當一而以除之  
詞氣亂釐挺身直任于是却議始寢爾時市廛無遠  
徒之苦里社無輸稅之勞者公之賜也公天性誠懇  
成于事神每當禱晴祈雨步行屏從不崇朝而響應  
若神民皆異之數年之間陰陽不愆抗徐克羨者公  
之賜也維公忠以事上誠以感人故志氣通于神明

功施泰于盤錯此又公兩蒞江南處常慮變之梗槩也先是甲子歲

上以省方問俗南巡于江淮公趨淮北迎道左上縱馬慰勞呼將軍而不名復

諭閭臣命將軍乘馬走圍檣內以示優礼又傳

旨將軍功高老臣諸貴咸暨內大臣視之當倍加親厚皆異數也公隨侍

行在以此賜袍賜食賜腥賜生賜菜菜者不一而足最



後又賜

御書詠馬詩一頓及榜書丹誠二大字題曰賜老將軍  
某夫形弓遠矢路車乘黃古帝王以賜群后以勞勲  
臣者車多武備之事苦茲

宸翰寵頒天章下賁君臣魚水之歡明良一德之盛方  
之古昔殆有過焉公懋績隆畀紀于太常者如此  
君恩家慶符為積祥者如此乃欲然謙抑不自滿假洞  
、屬、馬如執玉如捧盈夙寤晨興禮賢下士龍輿

以自牧又如此無惑乎人頌縞衣天錫純嘏事邀於  
而膺有祿也今公年七十而舉止雄偉精神卓然攻  
無巨細必恭必親每抵燈對案滿執三四下

上嘗謂公夙操不老可謂如臣莫若君矣茲朔有二日

當公覽撥之辰嗣君躬繡宮袍菜舞于堂上將吏危  
趨鳴俟羅非于中庭四氏謳詩三軍燕喜公長孫象  
州為寒門逸少謀忝朱陳末座凡公之治兵撫民事  
上馭下之道皆得目親而熟志焉吃堯軒素敬紀蒸

詞以當臺萊之詠。由此而登堯臺。臻期頤。請再為公  
誦。謝武之詩。詠香山之什矣。

何貞石同年七哀詩序

往歲己丑郡之舉南宮者七人越三十六年歲己丑  
七人者猶靡然得四人焉侍御農山王公年七十有五少  
恭從菴陸公年七十有四貞翁先生正值古稀于時  
國之大夫鄉之父老具蔗熊芻肴核迺蓋文于廣術  
車馬溢于阡陌莫不登堂揚觶為九如之祝余隨詣  
大夫後行且杖于鄉矣猶憶舞象時余與先生同受  
業于隴西夫子隴西常為余言何子文章卓犖意氣

豪舉不十年間必翔步天衢已而奪俄江左拔魁禮  
闈筮仕章貢化行齊魯歲丁酉恩榜分較所得皆知  
名士長安贈矣譽望日隆方謂墨書下頒立躋清象  
而先生儕然解組遽賦遂初矣黑居以來足不入城  
市誅茅築舍裁素種秫彷彿靖節之在南村太守王  
弘大將軍擅道濟欬一見德輝而不易得日與賓朋  
親中壘情較兩琴尊觴詠哉三十年而齒髮不衰神  
明如故夫智周萬里机深九淵者非不能成大業决

大計而于願養天和吐納太虛之理不相謀也先生  
寡嗜欲定心志日往月來何思何慮直與天地之元  
氣相往復而何有于彭殽之年也耶今公孫志薰又  
為余外孫孱弱冠穎異孝謹能文指日曲江步武紫  
掖然蔡正當公買櫝之年請于暇日仿香山洛社遺  
意以同籍三先生繪圖以記其勝方瞳華髮望若列  
仙而余亦得居客之右喜可知矣陽月中流為公懸  
弧之旦公卿大夫士之闈于文者仲素瀚弄柔翰詩

歌盈篋屬余一言以附簡末余不敏不能為公記或  
德揚今石謹述通籍以來世講如此出處如此居官  
之循卓若卿之和易如此先生啞然舉觴曰知我者  
其鶴沙乎

鄒連城五十壽序

雲間自少祖天目之派渡江入南斗羣山萬壑奔趨  
覺赴結為九小滙為巨壑而東止于海以故中浦之  
側三國之間地蓋為谷蓋為坎與之所墜礫必有數  
履誠恪之士生于其間其在南梁上下乎南梁者中  
浦之陸海三國之隙區也明竹冠其前蕭溪繞其後  
亦詩人陳莪一隱居于此嘯歌遊釣之地猶可得之  
傳聞厥後名儒陳士傑懷奇抱璞寄跡瑤溪至今聞



耕軒之倡和嗜，贈夫人口自茲以後名賢輩出焉  
得當我世而遂無其人乎余自弱冠游京洛奔走中  
外者二十五載浦南名勝未得一至焉成癸丑得  
請歸養與連城先生訂姻婭始得造先生之里訪先生  
之廬徜徉池榭流連永日熟悉先生之德音懿行退  
而自思曰美哉繼二陳之芳規振南梁之流俗者先  
生其足以當之歟緬維禱天家世自范陽之後代有  
聞人先世之積功累仁懋情景行者拍不勝區造于

今譽望浸隆宗夫浸盛余竊觀先生之治家也以孝  
弟為損餘以慈愛為根本其治身<sub>也</sub>以詩書為經緯以  
禮義為干城其御下也簡而有制曾而有章俾執事  
于堂上者肅然以敬經理于疆場者怡然以和籌畫  
于謀探會計者秩然以序先主則圖史滿前琴尊在  
御澹然穆然于其間余以良辰令節泛舟春江竊嘗  
有所造請見小小叢桂可陰教誨繞屋荷卷一望無  
際尔時山鳥變聲賓朋滿座嘯歌于脩篁碧沼中余

曰東山東里茂以加矣余曰先生負曠世之才快用  
世之器非備堇碧沼中人也異日微車束帛貢于丘  
園先生以治家者治國以御下者御民以治身者養  
為經綸煥為黼黻余為國能測其素蘊哉旂蒙之次  
先生年正服官郡之大夫士進摺摺致札幣相望于  
道終極于里門其宗黨咸里焉余一言為先生壽余  
頌竹葉既解之篇其所以頌君子者不曰壽考維祺  
則曰永揚祚積余本蕙葑求庶不欲煇文藻以貢詠

詞乃引滿為先生祝曰聰明齊智守之以愚今開廣  
繁守之以虛捐上益下民悅無疆大易所以赫元吉  
也溫、恭、人、非、德、之、基、武、公、年、九、十、而、不、廢、左、右、史  
之、箴、也、先、生、曰、善、請、為、大、大、史、進、一、色、

跋

周萊峰先生新婦詞跋

古今來女子標梅之詠與才人點額之數其與感全也又其花堂情曲水臨觴燕鳴雁離天機物其魁指亦全也遠夫躬膺一命臨深復冰與朝見三川夙興夜寐其操持又無不全也萊峰先生新婦詞借閨中之鸞鏡馮仕路之羊腸得風人以興之遺韻詠教通其詞掩其音深其義該矣庚子秋予錄一通

贈其令孫林存非特賢子孫近寶之凡百君子敬而  
聽之

閩海曙朱公味卷跋

憶自冬酉歲暮同里董子克臣過訪并携其先世文  
敏公禮闈味卷見示余漁乎披覽古香襲人固精暫  
留索題數日以俟細心欣賞急石端臣賡以味問先  
銀墨禮闈味卷應得如董子裝滿體式用素不巧否  
喜所姪世守勿失殊自慰也乙亥小已郡司馬柯亭  
朱公以惠副浙贈味卷禮闈味卷示余味言此卷于  
近年間失而復得屬余跋語亦續其文卷於解正頁

先輩法脈文章正體及觀主司評閱滕隸之小疵不  
猶對讀之欲滿不料未常以吹毛求濕為能抑何寬  
典也固念董朱兩先生為前已且進士余為後已亦  
進士雖二公地望不可攀躐而前此士大夫皆得尚  
禮部索取原卷以為子孫世守之物余素何辱求之  
勿得諸子嘗以未讀父書為憾歎云嗚呼今之王謝  
子弟競逐時趨每求商彝周鼎晉唐真跡互相夸示  
以為娛樂若前人欲增後人寶惜者郡兵燹之後現



在人間者三春之外余未及見則是春也所謂青蓮  
故物舊家風調十載不磨者歎

銀臺公卒未升會試殊忝後

階曾弱冠時於伯兄在公書塾展讀

流曾祖銀臺公際慶年未科殊忝雖拙於藏原卷

乃歸伯氏流原熙終酒歲嘗得見董宗伯又敏公禮

閣仲養乙亥上巳所見朱憲副海曙公殊卷皆前已

丑科存却原本成裝潢鄭重跋語森列固屬永公第

暨端臣卷後二短述所載詳以未不朽且見上竟伏

念前人三遭原本收藏垂二百年不渝於其變不泯

於黨黨書音充然簡編無恙喜可知矣更懇請代名  
公鉅柳賜之題跋後人奉為家珍可勝榮幸之至

相國文定公農書草彙跋後

此余外曾祖文定公徐中堂手書也中堂發解後  
旋登史館凡天文地理農桑軍旅諸大政下及岐黃  
之學術教之書莫不精研無妙者書數十萬言俱手  
自裁紙已幾頁公之四世孫向若表姪佩鴻農書草  
彙示余。揮行楷數紙塗改無多易於成韻者裝潢  
成帙情憲展玩雖古光片叶想見前公留心經濟事  
意富強惜相事不久未展其用後之勤勞民事者訪

農政令書所實之行實事何法乎民日貧而賦日絀  
耶

策州周學憲十蹟跋

吾家祖廐曰式毅堂者公遠先生之所題也憶余未  
竣時其大夫為余報學公晚年與先生為莫逆友往  
還題贈殆可止此又余既北復晤先生未今予九一林  
石為忘形之交兩昆書法端方溫潤名噪柳邨以為  
之復止之當如是矣已未高夏杜存持此表示余魚  
索亦語乃策州先生卜筆也先生居官授介直聲振  
滇楚志稱詩文書畫各臻其妙今觀行楷二則結構

精嚴神采駿逸雖節林一枝吉光片羽而先集之清  
剛愛昂不激不汚從叱是舒然烟雲波折間可想見  
其風驟鳥介謂拙存曰汝南家世代有間人君家書  
法所從來遠矣今拙存今嗣年十三然外傳大雅不  
群漸露頭角嗚是又書家之一劫故歎

周氏四世筆墨跋

我郡周東坡先生為鄉邦模楷筆墨之事將其餘緒  
余而前輩董思翁備有撰錄之舉其傳為公遠先生  
與先納言為莫逆黃歲己卯季夏其次君杜存集來  
序以來四世乎蹟裝成一快余披覽數過不能釋手  
但杜存筆墨道與前大並驅巧自視誠非不敏其列  
照冊錄為執事杜存之畫蓋有待于後之賢者歟



大蘭詩跋

余昔遊熙邑間有孝烈將軍祠中壁為跡未及稽考  
又余日夕歸養道經黃陂土人言境內有大蘭山大  
蘭將軍朱氏實出此山下四方頂禮甚多即古樂府  
所稱代父從軍者也又見徐文長編輯大蘭陀今實  
向內歷序為花弧之女朱雖之姊世居河北魏郡詔  
跋可汗徵兵討黑山賊大蘭從軍情事頗相類又見  
魏使君遺示大蘭祠祀載是州有孝烈將軍廟碑

孫將軍魏氏生于隋之季煬帝征高麗起戊卒渡遼  
代父從軍十二年策勳之日授尚書郎不拜請歸復  
故故帝欲納諸宮中不可強之遂自投仍予贈諡碑  
陰照，可讀且載在志乘較之小俗之傳聞與擇官  
之鋪叙獨此記可據也爰書數語應教